

狂卷年代的鬆弛

——藏在深圳公園裏的書吧

綠 茶

深圳的閱讀版圖中，書吧是很獨特的存在，她們大多藏身於公園、海濱等風清氣朗的所在，像給快節奏的生活打了個舒緩的逗號。目前深圳各區在公園裏均設有書吧，細數下來有六十多家，公園+閱讀，這種鬆弛的生活方式在狂卷的年代顯得尤為珍貴。

深圳大大小小一千三百多個公園，龍崗區獨佔二百九十九個，拔了頭籌；光明區緊追其後，有二百三十六個；南山區一百九十一個，屈居第三。老城區福田和羅湖，許是因着樓宇密集，公園數量便少些，分別是一百三十八個和一百一十一個。若單論公園書吧的數目，卻是南山居首。

今天，我們在南山海邊，開啟一場深圳書吧之旅，神遊一番這些低調的，隱藏的，美好的，治癒的閱讀空間。在深圳灣公園，有兩家風格獨特，魅力獨有的書吧，白鷺坡書吧和遷鳥書吧。

不止一次來白鷺坡書吧，每次選擇窗外走廊面朝大海的小桌，一杯咖啡一本好書，枯坐半晌。

海風裹着鹹腥氣撲面而來，那味道親切得很，像極了老家的海。我自小在海邊長大，見了海，便覺心裏頭的鄉愁都有了着落。

小小的書吧，成為我在異地最佳的情緒落點，不僅有書香，還有熟悉的海味，對於在北方內陸城市生活的沿海人，白鷺坡書吧讓我這顆老靈魂顯得脆弱而敏感。埋頭書頁，掩飾那

不爭氣的情緒流露。

儘管書吧的氣息迷人而安逸，但海邊漫步的誘惑也難以抵擋。喝完那杯清苦的咖啡，讀了五十八頁老朋友南兆旭先生《深圳自然博物百科》，合上書頁，信步往海邊走去。遠處的跨海大橋像一條銀色的絲帶，連接着深港兩地；海面上薄霧裊裊，一艘輪船緩緩駛過，在水面上劃出一道優美的弧線。對岸的香港，那些掩映在青山間的建築，似近卻遠，讓人好生嚮往。

海邊步道有着豐富的休閒生態。一對情侶相擁坐在硃屁股的岩石上，那份溫存即便坐在刀山上都是甜蜜的，飛濺浪花像是為他們的愛情鼓掌；跳跳魚趴在岩石上，一會兒被海浪沖走，又被海浪推到岩石上；小嬰兒車上，好奇的小眼睛捕捉着飛翔的海鷗，生怕那些靈動的大鳥從眼前消失；跑步者穿着緊身衣褲，顯得健康而消瘦，滿頭大汗從身邊飛馳而過；外賣小哥也急匆匆奔走，電瓶車不能騎上步道，他們只能奔走送餐，也許訂餐的正是那對岩石上相擁陶醉的情侶呢？

只有白鷺在岸邊悠然漫步，完全不顧身邊的人流和嘈雜，牠們是這片海域的主人，人們的打擾牠們也不生氣，依然用自己鬆弛的腳步，浸泡在海水中，穿梭在岩石間，尖利的驚嘴在岩石間覓食，小魚小蝦牡蠣……都是牠的零嘴美餐。

不覺間走了半個多小時，眼前的一座迎風

破浪的白帆船建築吸引了我，走近，原來正是遷鳥書吧，在紫薇花簇擁下，顯得優雅而淡定。

柔和的書燈下，一本《公園裏的深圳》讓人忍不住翻開，豐富的公園生態完整呈現，讓人對深圳這座公園城市實名羨慕。而公園裏隱藏的這些書吧，就像長在鋼筋水泥裏的綠蘿，看着柔弱，卻把根鬚扎得很深。它們藏在綠樹叢中，駐在海岸旁，躲在湖水邊，隱在山腳下。這些書吧像一個個小錨點，讓人們在忙忙碌碌的日子裏，能有個地方把心錨定下來。

深圳是高密度、快節奏的城市，而散布在公園裏的書吧則是鋼筋水泥間的「柔軟褶皱」。它們不是高冷的文化地標，而是隨時可以踏入的「閱讀驛站」，將城市的快節奏與自然的慢時光、科技的冷硬感與人文的煙火氣巧妙揉碎重塑，形成了別處難尋的「深圳式閱讀哲學」。

不同於傳統書店의安靜，公園書吧像是「自然白噪音」：大沙河書吧外的蟬鳴如天然白噪音，洪湖公園書吧的荷葉翻動聲與翻書聲應和，深圳灣書吧偶爾傳來的輪船汽笛聲，為閱讀增添了幾分遼闊感。薰風閣書吧的書架上，《深圳常見野花》與真實的植物標本並列，讀者可掃碼聽植物學家講解；北灣鷺港書吧的觀鳥望遠鏡旁，放着《深圳鳥類圖鑒》，讀者通過望遠鏡看到的鳥兒，能從圖鑒中把牠找出來，閱讀和實物的對應，讓閱讀更真實可



白鷺坡書吧。

作者繪

感。多數書吧設有「深圳書架」，擺放着《深圳自然筆記》《公園裏的深圳》《深圳記憶》等讀物；中山公園書吧陳列着一九八〇年代的深圳地圖，掃碼可聽老深圳人講述「拓荒牛」故事；榕蔭書吧的石桌上嵌着舊算盤，旁邊擺着《深圳民俗志》，像一場「過去與現在」的對話。

深圳的夜晚從不缺乏璀璨燈火，但最動人的光，永遠亮在某個書吧的角落，況且，深圳有着六十多家書吧。這裏有書頁翻動的沙沙聲，有植物生長的呼吸感，更有一座城市對生活最本真的溫柔。在這個狂飆的時代，讀書是讓人最能安心和穩定的行為，只有沉浸在書頁中，那些焦慮和壓力才能化為烏有，當然，這不是單純的逃避，而是，你越穩定，外界給你的壓力就越容易被化解，甚至慢慢會轉化為動力。

香港建築特色



善治若水
胡恩威

應性與創造力。

垂直哥德式的現代變體：香港的「石屎森林」常被比喻為現代哥德式，但它的震撼力不在於單一建築的造型，而在於樓宇間的狹縫。超高建築群形成的「街道峽谷」強化縱深感，陽光被切割成抽象的光帶，這種非刻意設計的「負空間」反而成為城市體驗的核心。

歐洲城市通過法規維持街道比例（如巴黎的屋簷高度限制），香港因土地稀缺放棄這類控制。建築物高度的無序性，意外形成一種「拼貼美學」——每棟樓都是獨立的經濟計算結果，展現動態的平衡。

標準化作為生存策略：香港常見的雜色調住宅（如「發水樓」）並非美學選擇，而是材料成本（如防滲塗料）與快速施工的產物。這種「去個性化」恰恰滿足資本高效運轉的需求，建築成為地產公式的物理呈現。

室內外逆轉的生存智慧：當室外空間被壓縮到極致（如「牙籤樓」之間的縫隙），香港人將生活場景轉移到室內壓縮空間（茶餐廳的卡座、割房的多功能傢具）和半室外過渡帶（天橋底、騎樓下的流動攤販）。建築的「平庸外殼」反而襯托出這些非正式空間的活力。

混血式實用主義：港英時期引入的騎樓（遮陽避雨）與本地「唐樓」結合，形成「上住下鋪」的混合用途。這種基因延續到今天商場與地鐵站的無縫連接，建築的「無特色」實則是對亞熱帶氣候與商業效率的雙重回應。

招牌森林的二次創作：當建築立面趨同，街道的視覺張力便由懸掛的霓虹招牌和冷氣機構成。這些民間自發的添加物，形成了香港「賽博朋克」景觀。天橋底下的太極場、後巷的神龕，這種非正式使用，恰恰依賴於建築本體的「空白畫布」特性。

在開發商追求利潤極大化、市民適應微型生活等情況下，城市展現驚人的韌性：建築的「無個性」反而成為承載生命力的容器。它的美學密碼不在形式本身，而在於人如何與這些「方盒子」博弈，並在縫隙中編織出意想不到的敘事。



藝象尼德蘭
王 加

每隔十三年重返德累斯頓古代大師畫廊（Gemäldegalerie Alte Meister），我又和倫勃朗及愛妻唯一的「合影」——《倫勃朗與薩斯基亞在「浪子回頭」的寓言中》聚首了。不過，相較於上次聚焦莎斯基亞·尤倫伯格（Saskia van Uylenburgh）那扭轉到變形的脖子，我在尋找倫勃朗簽名時偶然在他倆身後的餐桌上發現了一道頗感意外的餐食：餐盤上放着一個圓形的插着孔雀頭的食物。倫勃朗，竟然吃孔雀？！

在倫勃朗畫中出鏡的乃是自歐洲中世紀開始被皇室貴族用於大宴貴賓和節日慶典的必備名菜——可追溯到古羅馬時期的傳統野味派（Game Pie）中最奢華的孔雀派（Peacock Pie）。發現這個細節後，好奇心爆棚的我當晚便上網搜到了一張一七五七年的菜譜，上面詳盡記錄了這道歐洲宮廷名菜的烹飪步驟。簡明扼要地說，就是按照烤火雞的方式，將牠宰殺、去頭尾翅膀和羽毛後將肚子挖空，撒上調味香料並填入黃油後烤製半熟，晾涼後再按照傳統肉派的方式做一個燙麵酥皮包裹整個孔雀。在裏面再塞入十個蛋黃、六塊切成丁的麵包和肥瘦相間的熏肉，再抹一層黃油後用酥皮封蓋。烘烤完畢之後將插着棍子烘乾好的孔雀頭頸、翅膀和幾根必須保存完整的美麗羽毛插在派上即可。這道頗為耗時的名貴菜餚在端上桌後會直接佔據「C位」展示，有時為

倫勃朗餐桌上的「孔雀派」

了增加噱頭還會在孔雀喙上銜着鮮花或噴着煙火。那麼，既然牠能出現在倫勃朗和夫人莎斯基亞的餐桌上，證明這頓飯非同小可。

倫勃朗和莎斯基亞於一六三四年七月二日成婚，此作於次年誕生。畫家的創作初衷可能源自聖經中《浪子回頭》的典故，卻最終改成了一幅表現新婚燕爾的歡愉夫婦像。想此情此景，須盡歡是可以理解的。娶得美嬌娘的倫勃朗挎着金色的佩劍、高舉啤酒杯扭頭望向觀者肆意地歡慶着；滿頭金飾的妻子莎斯基亞則相對內斂而克制。不過，她身後鋪着中東毛毯的餐桌上露出的孔雀派則很難低調。

在倫勃朗現存的真跡中共有兩幅孔雀入畫。事實上，在尼德蘭地區的靜物畫和動物畫中，孔雀的出鏡率頗高。看罷此作，瞬間就理解了為啥很多尼德蘭餐桌靜物畫中都有死去的孔雀。原以為是為了炫耀當時物種的豐盛，如今想來還是片面了：孔雀對於尼德蘭民眾而言就是珍貴到可以拿來炫富的食材。仔細看這道孔雀派，幾乎如實呈現了菜譜中所記載的模樣。派的「基座」酥皮呈棕黃色，以傳統烤肉派的形式出現。孔雀的頭部被倫勃朗加以精細刻畫，其完整程度和擺盤造型也



▲油畫《倫勃朗與薩斯基亞在「浪子回頭」的寓言中》（局部）。作者供圖

退而不休



HK人與事
朱昌文

吾友趙令彬擅繪山水，兼寫人物。他不僅是畫家，還涉獵經濟、物理，用「潮語」說，是一位「斜槓族」。不久前，他和畫友賴玉琪、馮杏如及馮巧明舉行「高風之友書畫聯展」，各自選出作品一批展覽，吸引不少人捧場。

趙令彬的父親趙世光是嶺南畫派第三代傳人，曾多次在香港、內地與海外舉行父子聯展。此次聯展，趙令彬展出十多幅今年創作的山水畫，別具嶺南畫派藝術特點。

趙令彬出生於香港，自幼隨父親趙世光習國畫基本畫法，幼承庭訓，並曾到著名畫家陳海鷹任校長的香港美術專科學校學習西洋畫技法。他不斷創新，在嶺南派的技法上吸納古今中外名家所長，由此形成其作品特點，既體現真山真水的形象，又注意表達其背後的優美意境，力圖達至形神兼備心景交融的境界。

在畫展上，趙令彬為筆者作導賞，介紹他和畫友展出的作品。他談興很濃，詳述他在畫藝創作路上如何

走過來，他表示，他自幼深受關山月、黎雄才、黃賓虹、李可染、錢松岳、鄭家鎮等名家影響，還用心參考西畫的透視、水彩及印象派技法。從趙令彬的話語中，我感受到他心懷使命感，就是要努力不懈地傳承和弘揚嶺南畫派藝術。

趙令彬在父親辭世後繼任嶺風畫院院長，並擔任香港美術研究會副會長。他雖然邁向老年，仍然精神矍鑠，創作力旺盛，近年不斷遊覽祖國名山大川，一直勤於作畫，累積書畫作品數百幅，出版個人畫集多冊，並時有在雜誌上發表畫藝評論。他已退出職場，但退而不休，繼續在努力揮筆繪畫。「我還有很多題材尚未繪畫，趁還有精力和時間，要達成心願。」他道出心聲。



▲趙令彬作品《山城日落》。作者供圖

風景與背景

從西藏回來，我去看望父母，興奮地講旅途見聞。但他們面色平靜，彷彿我剛從超市回來，在絮叨那些紅紅綠綠的蔬菜。過了一會兒，母親才問父親：「北街老李的兒子，是不是在西藏？」父親說：「好像開了個石料廠，做修路的生意，村裏好幾個人去投奔他，又回來了，說那兒太苦。」

我經常旅行，但不是每次都說，這次與他們分享，是覺得去西藏與別處不同，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可在他們看來，西藏不過是鄉親們討生活的一個去處，與縣城或臨近的城市沒什麼區別。那幾個去了西藏又跑回來的老鄉，如果我跟他們炫耀我

旅行者憧憬遠方，越遠越久越感覺浪漫；打工者望向窗外，滿足離鄉的惆悵和對異鄉的膽怯。同一個終點站，是旅行者歡呼雀躍的地方，卻是打工者把心提起來的地方。旅行者從異地採擷花草，插入花瓶欣賞，打工者從他鄉搬來一塊磚石，堵住生活的窟窿。就像我去過一次瀋陽，拍了幾十張風景圖片，父親去過好幾次，卻只留下一張某設備廠銷售經理的名片——年輕時他傾盡所有，東挪西借，想開一家帶鋸廠，但他心裏沒底，所以每次上火車都忐忑不安，哪有心思去看風景？

生活就是這樣，給一部分人錦上添花的風景，是另一部分人無暇相顧的背景。風景與背景的鴻溝，恰是生活真實的褶皺。而每一個看風景的人，也有他謀生的背景。